46645.4

韓麒麟弟鹿𤼵　程駿

韓麒麟弟鹿𤼵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翻冬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勑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
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
變故則三麾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麾
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
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
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
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
郎乘傳招慰徐兗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
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又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寬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伎節方夏而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
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
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
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閣人沈抑乃表曰臺
上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
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關任不聽土人監督
竊惟新人未階朝廈州郡偪任甚少沈塞者多
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劵與新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若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令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睠旦
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
食踐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尚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綺羅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蒲糟糠籩婦之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實貧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堂廬服溢於路飢寒之本
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
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
女計口受田率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
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
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富於官官有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喪
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牽
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
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
叡貴寵當世闕　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
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尚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言懌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侍其喪後用及又言懌久不得歸京師以禮喪葬以終身不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喪葬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义專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櫬窆宏農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清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崔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文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靜守親賓阻絕干時吏部謚亶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榜（關一字）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慨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傾眉飲氣唯諮乞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二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雄藝冠時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万代豈可為逆亂文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文籍龍姻戚恃握兵權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文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受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與義兵不圖神器戮其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孟康注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氓匝地憤傷致使朝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奮動職爲多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昇沸今元父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女嬖黨洪相
植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於身
私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憐愛之見宜梁
諸州觀湊其谷屬騰合頷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陽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罪朝野切
齒追振七哀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
衝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万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剖騰棺賜文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華文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文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余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余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鄭之始百司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廿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之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姨李氏姦合二叔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於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徃多興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苦貴為劇聖臨釜矜愍優巳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合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舋蠶輟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亦憂之次也願與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會不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德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表署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寵貴與
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
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
乎鑒蹕於闉闍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
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
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
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 法音旦訢
墳典以對百辟心慮万幾晏昊而食夜分而寢
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事業日盛譬
雖鑿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養性頤
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
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
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
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士百王
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
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

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
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
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
皇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
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高才不若取
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堂相
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才長銖重者即先叙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
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也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
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
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
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
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
邊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
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
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
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
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
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
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
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
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
況乳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
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
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
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
則衣冠論於厥壑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
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
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
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
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開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亦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僑相承竊有准比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
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
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
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
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
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
賜鰥寡賑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
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
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
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
而今給其捕博之具以成輕狎之容長矜爭之
心恣止喧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
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改乞宋主劉昶府諮
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
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
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
聯自采悉中省之品
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
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繇著述之功我所不
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
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
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
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
深翰勒素實録時事亦宜慥於後人昔揚雄著
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瓿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
予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方祀之後仰觀祖宗魏魏之德亦何謝於唐典恒徽於虞書高祖曰
假使朕無憚於廣孝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
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寘務陛下齊
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
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
也高祖曰後與公員分郎崔巨等參定朝儀高
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官乘
見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沖曰若
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沖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矣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收之秘書令李彪曰昔秦令李斯
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
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
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
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
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
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
祖曰卿何不論當世高腹爲監令者顯宗曰陛
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賢承貴以賤襲賤高祖
曰若有高明卓爾寸長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爲本州中正三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
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悉全
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
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
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
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
三臺開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奔西之近鍾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實力弱
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鎌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上而已高祖笑
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太守詔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悕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儆
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很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關一字并禁閉訊諸王顯

宗既失意遇信向潛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虎曰賈生謫長沙董儒宣詔臨江愧無老人跡
忽尋兩賢路進昔漸閑游策駑厲龍如何情
願奮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哀
哉撫民叛然矣侶鴻彼著不我聞千里告志
同干三年卒顯宗撰漢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赠陽勳賜爵
章武男
子武華龍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宣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
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生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
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
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人今世名教之
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
宋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逃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
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
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
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
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
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任
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
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
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
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

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
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
西伯覩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
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
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
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
而伐之由行人具其表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
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
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憚而不敢害命顯祖崩乃還拜樞書令
祕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嵩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石以夾輔爲至勳
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閭漢既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軒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規崇心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謹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而準古典無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識將來垂範方
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曷逸其得已乎
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瀉鯨鯢陸掃凶逆
然戰實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
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
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皆劉
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
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
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縣百倍不可不深思不
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捨寘僥倖於
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夲
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
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聖躬宜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宣
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
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
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
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
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筆神規彌綸百勝之

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飛竄淵唇耄
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
伏誅驗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
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
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
盛明之運雖復昏老毛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
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出日月則天
與唐風斯穆憲帝與周尚通靈昌之以任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
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
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
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
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徒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
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廣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
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
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
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

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
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羿浞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
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
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
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鰓黍襲巷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逾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宜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言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亦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既備良用欽歎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
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
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
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
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
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簿篠頗亦矯厲今世
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
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
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寧朔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遠伯遠名紀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關二字泪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效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
領任勑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
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録之功所未聞
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
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辟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
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
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
居於別廬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
物充牣其庭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

辟安都

畢眾敬

張讜

沈文秀

田益宗

孟表

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
太守李抜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
安都仍執抜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抜乃得還安
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
位至左衛率劉彔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
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
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
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
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
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非義隆
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
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
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
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
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
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
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

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斐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致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敘焉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標襲爵大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備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建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稱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龍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

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進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
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為光祿大夫卒
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
子嗣龍舒爵降為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
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
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
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主 得而騰死正光五年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
別帥卜胡王憲雲等

衆寇涇州詔宗以羸老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
將軍西道別將與伊名先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
東與賊交戰不利縣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并
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
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
州眞度每安都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

降爲上客大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爲
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
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寧南
纏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曾
虎之詐降也詔眞度督西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
詔曰眞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
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爲
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無繼垂罔嘉
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申後效可
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
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
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
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
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
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
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
録前謀以褒厥善眞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

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
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群情皆異眞度獨與朕同
撫蠻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眞度表曰去歲
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
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
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惠文濟百姓之意官在拯
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
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眞度率衆赴之尋
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荆州刺史仍本
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
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
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
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
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
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
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眞慶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寧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兗安東邢

經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統軍司永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士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馹赴之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裴邕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曼恕悅智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

復三鎮諸戎後鎮東將軍盧祖俊朔山與賊相
持詔懷古為昭軍司及昭敗懷古得不坐延昌
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
懷吉遣長史崔簡司馬韋衛別駕范珣擊平之
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
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廣清儉及
為汾州偏有聚納之譽自以支庶頗誘勝己共
為婚姻後攜新婦參舅姑婦以金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暑恣性少言每有接對在座終日默然而退既指授先期
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繼至遂于衙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其延納賓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相農太守安定男卒贈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
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
車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言弟懷儁尚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
征南將軍金州刺史大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
史元羅俱參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
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荆州我子時猶在襄陽
宜極不可言已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
子湛儒龍驤武定中司空主簿受禪爵例
降眞度諸子既多共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

愛興和中遂致詐列云以毒藥相害
發揚疵釁募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學
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
辟爲部從事駿歷甘兵泰山太守卒從僕
射及盧或殺子業而自立衆敬出詣亢州募
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當安有上
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
或命以衆敬行兗州事

在今定

射徽交

設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彭城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彭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收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矩纂所為弟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害陰掘

纂父墓以相報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且謀以元寶以母并白衣帝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哉哉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寶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量與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孌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彪

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星夜出被擒送於白曜白
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劍重不能避爲
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
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纂死乃
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留之賜甲第一
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
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
驪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
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

至親太和中高祖宴禮羣老衆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
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
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鞍四具銀
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
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重二乘馬
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給喪
所賜絹二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寶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
劉駿正

負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假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喪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

將軍衛尉卿諡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榮祖暉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髯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行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繇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西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荊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

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
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
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
昌初車騎將軍録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
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朽別封南城公須昌侯
祖朽起家奉朝請兄祖
尚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
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illegible]卒於左衛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真素躁歷尚書郎中書舍人
太平中與舍人韋爚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
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
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中
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豳州刺史入爲

平泉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
龍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
授平西將軍瀛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為別將以
討之祖暉且戰且前實退敗祖暉乃拔城
二千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
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
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
大領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麟保太子
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
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僊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
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僊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
軍太中大夫義僊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
兗二州刺史

子義昌大尉行參軍

義昌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
鹿開國子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開慰字子安有器幹龍朔爵例降爲伯拜泰山
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
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
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
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
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
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
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
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
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

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鍾會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冀州依慕容寶寶以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東平二郡中正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

請降顯祖遺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
中書博士鄭義參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
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
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
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荅
遂與雍州刺史裴顒豫州刺史廖琰等共唱大
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
劉彧消天殺主篡立基業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
所願天地垂仁昭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
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請軍乞
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
王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
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毋胡氏不欲超赴京
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
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士蔡宴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亡馬逃
免其子超走到菩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
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
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
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
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
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
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遣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
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
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
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
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身是執而縛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
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
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
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
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
於其國賜綵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
以戎服詵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
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
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
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
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連口退
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
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
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
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
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

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

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
刺史及華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
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
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勲賜爵平陸侯
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
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
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
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
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
舊墓又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
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
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
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
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
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悎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頠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其殞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關一字)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乘機電掃廓彼氛氳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無外維州鎮網紀應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粮運并焚其釣城積聚衍戍主趙文擧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擧及小將胡建興右皆降元神等斬五千餘人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盡後賊寧朝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通蒙龍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迎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卿守文福綏防蠻蔡加寧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以豫州詔益宗曰縣懸邠要藩密通嶽頴南

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
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忘即遣當
邢巒惣精騎五万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
英統馬步七万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
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
嘉非褰褰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
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
別指授便可善盡筌蹄各隨宜追禽勿令此豎得
有竄逸遲近清蕩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
豫二州諸城皆没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
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
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
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
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善之
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
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
狀世宗詔之曰風聞鄉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
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鄉誠效可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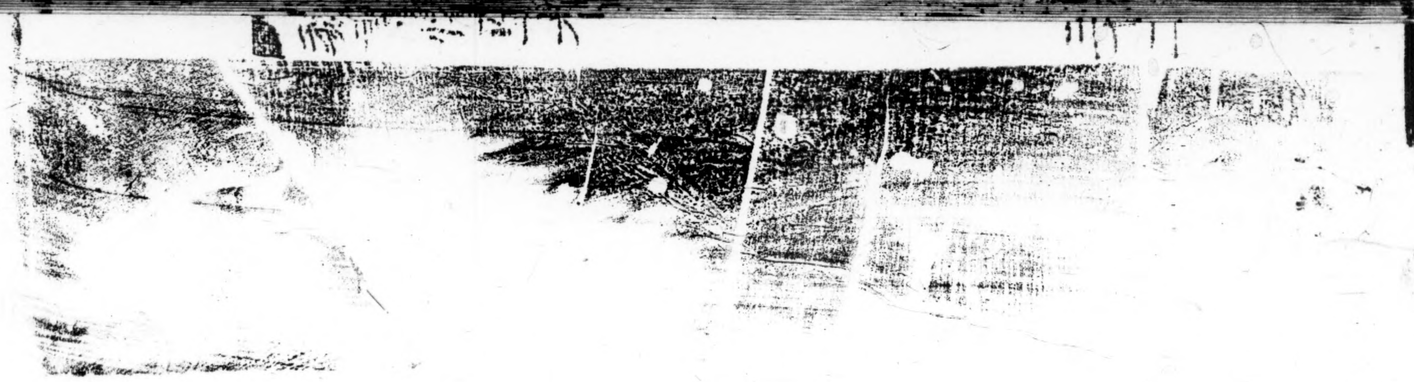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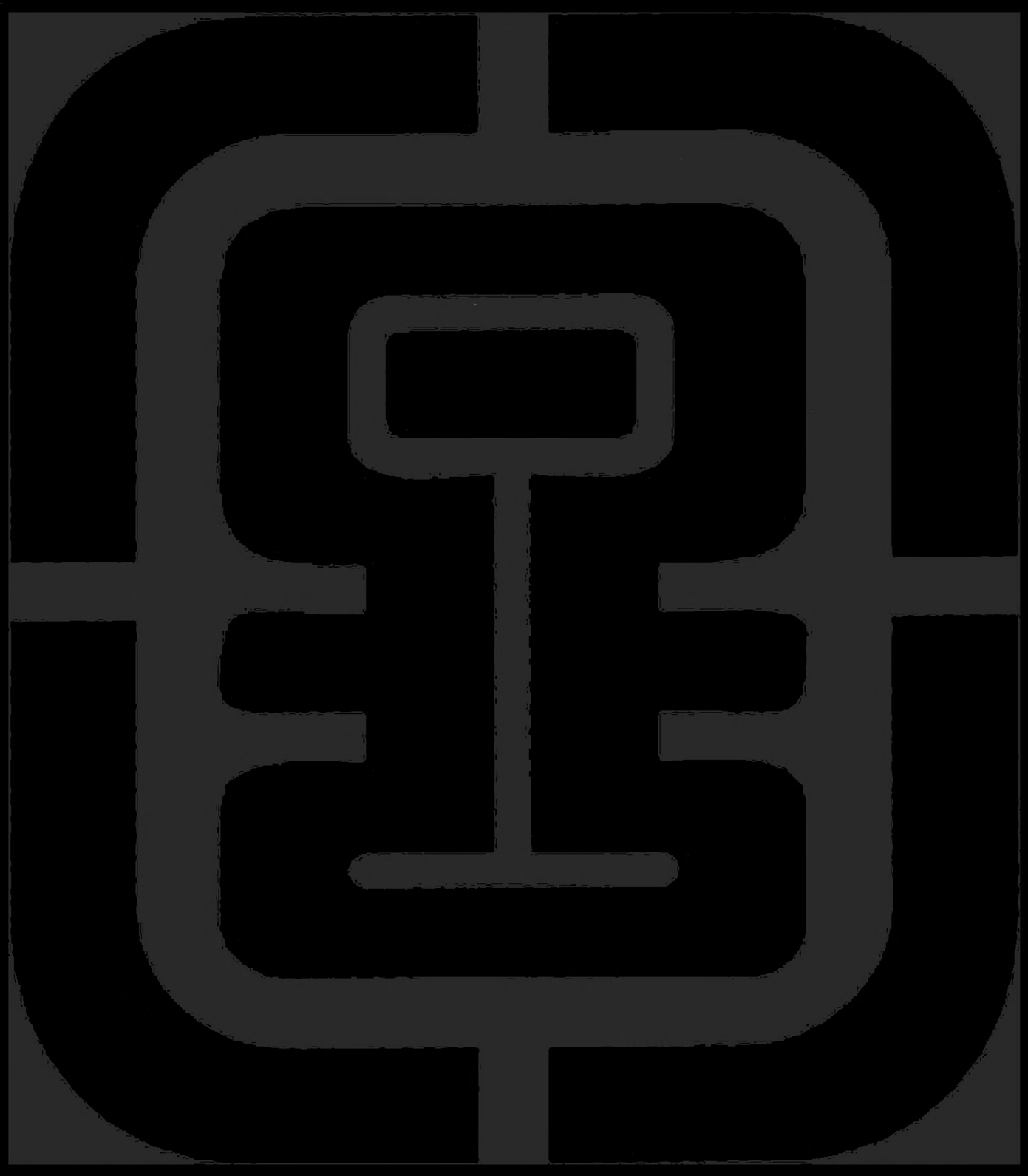
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禄便授中畿
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
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屆可使持
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
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
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蘭南
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
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
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
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
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豐結
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録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
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
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絶賊路竊謂誠心
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
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
何爲驗復云虐害蕃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

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
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
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
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
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
賞本郡士馬圍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
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
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
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
臣父子全無忠誠誣罔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
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
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
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禄薄故遷
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

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爲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令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
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爲念魯賢求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
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柬豫聽卿喻曉
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
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
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
邊官不願內地改授
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
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詔賜朝服劒馬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
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
蕭鸞遣寧州刺史董紹追討之官軍進擊執
繼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繼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

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瓌於庭問其南事瓌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叙肅鸞衆龍衆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瓌爲越騎校尉景曜爲員外即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瓌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瓌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瓌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已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詣行在所救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汪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豫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兼衍征虜

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賴川接對置兵戍
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
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劍賊衆大敗進討南城
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治之光禄大夫
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
安重詣孟書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道成爲
冠頭大守太和十八年表扳郡歸誠除輔國將
軍南充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
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
日城中食盡唯以杇葦及草木皮葉爲粮表撫
循將士勠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
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
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時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
送關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
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
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
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
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龍驤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
南事窘圖變而竟保羣秋優矣真度一誅見賞
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八位並列無乏
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
至子兒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
讜觀機委質駕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竊吏
荒帥雖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
致名位非徒然也